

# 淺井忠的油畫渡臺——湯島聖堂考

李欽賢

Asai Chu's Oil Paintings Coming Across to Taiwan—A Research on Yushima Seido

／Lee, Chin-Hsien

## 摘要

17 世紀荷蘭和西班牙都佔領過臺灣，以同時代荷、西繪畫的高度成就，在臺灣卻從未聞任何油彩作品的發現。

1895 年 5 月底日軍登陸臺灣，半年後發生芝山巖學堂教師遇害事件。翌年，才有一幅油畫悄悄渡海來臺，那是淺井忠的《湯島聖堂大成殿》。畫家淺井忠與臺灣無任何關係，但為什麼畫湯島聖堂？又為什麼會送來芝山巖學堂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課題。

畫家繪大成殿必是以為臺灣有儒家傳統，因是撫慰學堂教師事故，是以作為題材的選擇，實也有異於淺井忠一貫的取材作風。

學堂受難者之一的楫取氏，是首相伊藤博文恩師吉田松陰的外孫，所以也列入討論的一環。

尊崇儒學是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推動的，湯島聖堂亦由他命建，是為第一代聖堂。1800 年重建的第二代聖堂，才是淺井忠筆下的大成殿，但是它毀於 1923 年關東大地震。1935 年重建的第三代聖堂是伊東忠太設計的，有關伊東忠太的建築理念，本文亦有所交代。

總之，從這幅畫足以牽連出 300 年前興築聖堂的理由，乃至 100 多年來臺灣與日本的關係。

**關鍵字：**淺井忠、湯島聖堂、六氏先生、東京高等師範、楫取素彥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壹、第一幅出現臺灣的油畫

面對世局遽變的不安定，以清末積弱的體質，割地是宿命；對日本來說，首度擁有臺灣為殖民地，要怎麼起頭？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，正在摸索施政方向，卻有一幅臺灣人前所未聞的油畫，已經悄悄地渡海來臺。作品名稱是《湯島聖堂大成殿》（圖 1），由當年少數知名油畫家之一的淺井忠（1856-1907）於 1896 年繪製，距日本領臺尚不到 1 年。

湯島聖堂是東京唯一孔子廟，奉祀孔子像的本堂稱之大成殿。彼時，臺灣僅有傳統水墨和廟宇彩繪藝術，儘管 17 世紀荷蘭和西班牙都曾經短暫佔領過臺灣，居然也未曾留有同時代盛極一時的荷蘭和西班牙的油畫。

淺井忠的《湯島聖堂》油畫，屬日本油畫黎明期的作品，日本人稱它作「洋畫」。淺井忠 20 歲時（1876 年）逢工部美術學校創立，「工部省」是中央政府主管產業部門的機構，隸屬工部省的美術學校，原意欲培養機械製圖的科技人才，未料經義大利駐日大使推薦的教師，竟然是義大利風景油畫家逢搭內西（Fontanesi, 1818-1882）。淺井忠於創校同年入學，接受最正規的西洋畫基礎訓練。不過，逢搭內西兩年後罹病離職，返國休養。工部美術學校既不符實用性，未幾亦關門大吉。

時值明治維新全盤西化急速升溫中，唯獨美術界捲進了國粹主義暗潮，甚至主張力排洋畫。<sup>1</sup>1889 年以淺井忠為首的志同道合畫友組織洋畫團體「明治美術會」，每年舉辦油畫聯展，撐過國粹主義的暗雲。淺井忠出品第 1、2 回明治美術會的代表作有《春畝》（圖 2）與《收穫》（圖 3），其嫻熟的技法，傳承恩師的田園畫風，在 1890 年代初已是日本人中油畫第一高手。

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廷，簽下馬關條約的 1895 年，日本國民的視野才從傳統賞櫻狩楓的趣味，擴大到域外山海之美。正好黑田清輝（1866-1924）留學巴黎帶回外光派的亮點，即光之處理，令人眼界大開。國粹主義高潮裡成立的東京美術學校，於 1896 年新設西洋畫科，聘黑田清輝為科主任，外光派與之淺井忠的褐色調大異其趣，一時蔚為洋畫主流，造成與明治美術會激烈對立，輿論界向以新派（黑田清輝，圖 4）、舊派（淺井忠）相拮抗現象視之。

這幅淺井忠所描繪的大成殿木造建築，於作品完成 27 年後，建築物慘遭大地震毀損，因之淺井忠所繪的大成殿，遂成為永遠消失的江戶古蹟極難得又清晰

---

<sup>1</sup> 明治 16 年（1883）反歐化之國粹主義運動，提倡傳統美術復興，洋畫已被前 1 年（1882）的第 1 回「內國繪畫共進會」拒絕出品。見《明治大正の美術》，有斐閣選書，1981 年，頁 34。

的歷史圖像。

## 貳、為什麼畫湯島聖堂？

### 一、芝山巖學堂

日本統治臺灣當局，調查過英、法諸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現況之後，深知語文運用是極佳的同化手段，只要殖民地子民深諳日語文，他們的思想就會認同日本，並有助於近代化建設。因為未來勢必將建鐵路、蓋政廳、築港口、設行庫或引進新式教育，實施都市計劃，甚至將引進地質勘察與氣象測量等等，皆急需語文統一，才會有利推動近代化。這個點子出自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伊澤修二（1851-1917），所執意推行的「國語政策」。「國語」，當然是指日語，首要任務就是籌辦教育。<sup>2</sup>

臺北芝山巖的惠濟宮是士林漳州人奉祀的家鄉神，它還是日本治臺之初第一所教育機構呢？因為日本人才剛到臺灣，不得不借用臺灣既有設施為各政廳臨時辦公處，伊澤修二則看上了 5 年前重修竣工的惠濟宮，設置臨時學務部，並創立第一所學堂。<sup>3</sup>

當年惠濟宮是新建築，環境清幽，又近文風獨盛的士林，1895 年 7 月 16 日，首批士林子弟集合在此接受日本語教育。同年 10 月 29 日，病逝臺灣的征臺軍領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（1841-1895）遺體，乘西京丸歸日，<sup>4</sup>伊澤修二隨行，並帶柯秋潔等二名臺籍生到日本，同時委託伊澤弟弟伊澤多喜男（1869-1949，第 10 任臺灣總督）代為照顧。<sup>5</sup>此後 2 年利用惠濟宮施教期間的正式名稱叫做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芝山巖學堂」。<sup>6</sup>直到 1897 年臺北南門「國語學校」正式開校，全臺各地亦分設「國語傳習所」（公學校前身），但芝山巖學堂仍可視為臺灣近代教育之嚆矢。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# 二、六氏先生遭難

原芝山巖學堂開學 5 個月之後，適逢日本採新曆法廿幾年來的元旦日。<sup>7</sup>1896

<sup>2</sup> 李欽賢，《黃土水傳》，臺灣省文獻會出版，1996 年，頁 13-14。

<sup>3</sup> 李欽賢，《黃土水傳》，臺灣省文獻會出版，1996 年，頁 13-14。

<sup>4</sup> 《台灣大年表》，1895 年 10 月 29 日條，臺灣經世新報社，昭和 13 年。

<sup>5</sup> 王詩琅，《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》（張良澤編，「王詩琅全集」，九卷），高雄，德馨室出版，1979 年，頁 30。

<sup>6</sup> 竹中信子，《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 1 明治篇》，田畑書店，1995 年，頁 6。

<sup>7</sup> 1873 年改太陰曆為太陽曆，既無閏月問題，也才好與世界接軌。

年 1 月 1 日，民間稱「日本過年」，學堂日本老師要下山前往臺北拜年，走到基隆河畔，立即被當天崛起的反日民眾陳秋菊等之同黨追殺，有 6 位老師被擊斃，是謂「芝山巖事件」。

另外，值得延伸論述的話題是死難者之一的楫取道明（生年不詳）。素有「維新原動力」之稱的山口縣萩市的松下村塾，曾經在這裡集結過不少塾生，村塾主持人吉田松陰（1830-1859）的尊皇攘夷思想，啟迪了幕末志士和維新功臣。志士們皆因倒幕行動先行喪生，唯功臣中就有如伊藤博文（1841-1909）和山縣有朋（1838-1922），都登上總理大臣寶座。

吉田松陰的妹妹們也都能理解日本面對歐美船堅砲利威脅的危機，支持大哥憂國憂時，為國難奔走與呼籲的苦心。姊妹們也分別嫁給與松下村塾有緣的人士，其中二妹壽，松陰覺得最適盟友楫取素彥（1829-1912，1853 年結婚），生下赴芝山巖學堂任教的次男楫取道明。<sup>8</sup>但是四妹文所嫁的大弟子久坂玄瑞（1840-1864，1857 年結婚），24 歲時參與「禁門之變」失敗，自刃。<sup>9</sup>久坂與文無子，遂收楫取道明為養子。<sup>10</sup>

楫取道明生父楫取素彥，於明治維新之後活躍於政壇，1875 年被拔擢為首任群馬縣長，任內致力群馬縣蠶絲產業振興，2014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的「富岡製絲場」，於他在任中一度經營困難而關閉，結果在楫取素彥請命下，移三井財團接手，持續生產至 1987 年，工場建築群方得以保存至今。

至於幕末開國導師的吉田松陰，於 1859 年幕府彈壓反幕派人士祭出「安政之大獄」，松陰遭斬首處刑。松陰次妹即芝山巖事件六氏先生之一的楫取道彥生母，亦於 1881 年 43 歲去世。楫取道明的養父因是討幕志士身先死，守寡的養母於生母死後 2 年，經長輩勸誘下與生父楫取素彥再婚。

芝山巖事件發生震驚日本，必也直接衝擊到兒子遇害的楫取素彥，這一年他已 67 歲，辭去群馬縣長後，又歷任國會議員，並被封為男爵。當時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，也是吉田松陰的門下生，更是楫取素彥的革命夥伴，此一至親關係讓他更加體恤恩師的外孫之死。

事件後半年正好是日本統治臺灣 1 周年，去年（1895 年）的 6 月 17 日是總督府開廳式，今年將首次舉辦「始政紀念日」。伊藤博文首相偕海軍大臣西鄉從

<sup>8</sup> 松下有 4 位妹妹，大妹嫁藩士，二妹壽適楫取素彥，三妹早夭，四妹文嫁討幕志士久坂玄瑞。見 PHP 研究所，《歷史街道——吉田松陰とその妹》，2015 年 2 月號，頁 31-32。

<sup>9</sup> 1864 年反幕的長州藩急進派與他藩軍團在京都御所附近的攻防戰。

<sup>10</sup> 楫取道明生父楫取素彥，維新後出任群馬縣長，縣廳在前橋。出自「前橋まるごとガイド網站 maebashi-cvb.com」。

道（1843-1902，西鄉隆盛之弟）來臺參加1周年慶典，於6月13日抵達臺北，21日離去。此期間，伊藤博文為芝山巖事件立碑題字，書「學務官僚遭難之碑」，背面略記事件原委，六氏中僅提楫取道明一人。1930年新建的芝山巖神社（圖5），戰後拆毀改建為閱覽室，1995年士林國小校友會在現場重刻豎起「六氏先生之墓」石碑。<sup>11</sup>

### 三、東京高師校友致贈《湯島聖堂》畫作

伊澤修二是長野縣人，1872年大學南校（東京大學前身）畢業，入文部省（教育部）服務。伊澤就讀大學南校時期，校區本部即在湯島聖堂。同年，師範學校成立典禮也選在湯島聖堂舉行。1875年伊澤官費留美，1878年歸國，立即出任師範學校校長。

1881年淺井忠也受聘為師範學校助教諭，1882年師範學校改稱東京師範學校，1886年東京師範學校升格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（今筑波大學），此期間伊澤修二從事音樂教育工作，1887年東京音樂學校（今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前身）成立，起用伊澤修二為首任校長，1893年音樂學校編入東京高等師範之一學門。甲午戰爭結束，伊澤離開東京高師銜命來臺，成為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。

芝山巖事件發生時刻，伊澤修二人在東京，不在臺灣。以伊澤修二出身大學南校在湯島聖堂上課的淵源，以及師範學校校長經歷，加上淺井忠也教過師範學校，從師範學校一路升格至東京高等師範的歷屆校友們，認同湯島聖堂的教育意義，遂發起委請淺井忠畫東京《湯島聖堂大成殿》油彩，捐予芝山巖學堂，除象徵教育永續之餘，畫漢人尊崇的孔子廟亦有期以安撫臺民反日情緒。

六氏先生悲劇之後，畫作來臺懸掛於芝山巖學堂。翌年（1897年）伊澤修二離臺返日，1898年芝山巖山下新設八芝蘭公學校，畫作也就近移置該校，直到2002年才被新聞報導曝光。

1898年淺井忠受聘東京美術學校教授，1899年伊澤修二也當上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。不過，淺井忠在東京美術學校與科主任黑田清輝呈對峙之局，翌年轉職，赴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。1900年起2年間，淺井忠獲公費留學法國，趁便遊歷歐洲兼寫生創作，1902年返抵神戶後，隨即往京都高等工藝學校任教，從此坐鎮京都。未幾，成立「關西美術院」（屬畫塾性質），以京都為據點，栽培出像梅原龍三郎（1888-1986）、安井曾太郎（1888-1959）與黑田重太郎（1887-1970）

<sup>11</sup> 見施百鍊，《士林的人與事》，私人出版，2006年，頁140。

等洋畫巨匠，<sup>12</sup>關西美術院的確足以與東京美校分庭抗禮。

### 叁、關東大震災前的湯島聖堂

#### 一、浮世繪的《昌平橋・聖堂・神田川》

今天東京都內御茶之水驛附近的湯島聖堂，與淺井忠筆下之聖堂大成殿是不同時代的建築物，淺井忠畫中建築已毀於 1923 年關東大地震。

1923 年 9 月 1 日正午，日本關東地區 7.9 級強震（圖 6），不僅頓時天搖地動，隨之紅磚屋倒塌，隅田川橋樑崩裂，因為恰逢中午燒飯時間，引發的火勢延燒大半木造家屋，死亡失蹤人口總數高達 14 萬。

在這樣不可避免的天災激襲下，座落於高臺的湯島聖堂即刻化為灰燼，至今極少有老照片留下原來湯島聖堂的殘影，就僅存淺井忠畫作為最真確的歷史圖像。

1833 年出版「東海道五十三次」浮世繪風景版畫，一舉成名的安藤廣重（歌川廣重為同一人，1797-1858），於生前最後兩年也出了一套一一八圖的「名所江戶百景」，最著名的一幅就是《大橋安宅雷雨》（圖 7）。此圖之所以遐邇皆知，是因為梵谷也畫了一幅完全仿作的油畫（圖 8）。

也是「名所江戶百景」之一《昌平橋・聖堂・神田川》（圖 9），即是描繪位於神田川畔坡道旁的湯島聖堂，創作年代在 1856 年至 1858 年之間。

畫中聖堂被翁鬱的樹林團團圍住，圍牆隨坡道節節上升，即使今天重建的聖堂屏牆，依舊維持相同的階段式設計（圖 10），沒有多少改變。

廣重畫「名所江戶百景」系列浮世繪，最大特色在於俯瞰的視角，《大橋安宅雷雨》如是，《昌平橋・聖堂・神田川》亦同。還有他所繪的人物皆都市底層庶民，人人頭戴斗笠，研究者評之為「江戶情緒——民眾的匿名世界」。<sup>13</sup>

取名昌平橋係源於幕府直轄的湯島聖堂，正式定名為「昌平黌學問所」或「昌平坂學問所」，是乃昌平橋名之由來。廣重將之繪於圖的下方，跨在神田川上。江戶年代只有昌平橋，明治以後又增建聖橋與御茶之水橋，現在反而是聖橋距湯島聖堂最近（圖 11），取名聖橋正是與聖堂的直接因緣。

<sup>12</sup> 臺灣名畫家楊三郎也曾入關西美術院，受教於黑田重太郎。見湯皇珍，「家庭美術館・前輩美術家叢書」：《陽光・印象・楊三郎》，雄獅圖書，1994 年，頁 30。

<sup>13</sup> 櫻井進，《江戶の無意識——都市空間の民俗學》，講談社現代新書，1991 年，頁 173。

## 二、文教獎勵政策

江戶幕府傳到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（1646-1709），雖有不少獨裁惡法遭人詬病，但唯獨熱心提倡學問，幕府以下諸藩亦好學者輩出，如水戶藩編撰「大日本史」即其一例。所謂學問指的是儒學，獎勵文武忠孝，重視倫理禮儀。實則德川幕府到了第四代將軍，已逐漸從武治轉換文治，順此趨勢有改用儒學為治世根本。

江戶初期幕府的儒官林羅山（1583-1657），於 1630 年在上野家塾建有文廟，至五代將軍綱吉，命林羅山之孫建立正式孔子廟。因上野有佛教寺院寬永寺，儒教文廟不宜與之為鄰，經占卜指引，決定把上野林家私設文廟移至湯島，新建聖堂大成殿，蛻變為公部門機構，1690 年落成，德川綱吉親書「大成殿」匾額，並任命大學頭（校長），代表它是幕府的學問所，一方面誇示幕府最高學府的地位，另一方面也學到孔子所教化的忠君統治。

湯島聖堂逐漸成為精神教育的道場，也開放一般庶民自由聽講。18 世紀末，湯島不但已是江戶城的學問中心地，也成為幕府直轄學校的「學問所」，又稱「昌平校」或「昌平黌」。往湯島聖堂的坂道（坡道）又稱「昌平坂」。明治維新第 4 年，既然支持的江戶幕府瓦解了，新政府戮力推行西化政策，傳統漢學的幕府「學問所」終於譜下休止符。

## 三、淺井忠筆下的聖堂建築

1690 年始建的第一代湯島聖堂，歷百年滄桑，建築物已漸形老舊，經數度大火波及，陷入傾圮狀態，不得不就地重建。

明末流亡日本的中國學者朱舜水（1600-1682），頗得水戶藩主的禮遇，在水戶地區傳授儒學、實學與禮儀，並指導當地農業、造園與學制。朱舜水在水戶建有一座依明朝形制的孔廟，遂成為改建湯島聖堂的最佳參考。

1800 年重建的昌平坂學問所舉行落成式，這幢第二代湯島聖堂，才是淺井忠筆下完整呈現之實景。

1871 年（明治 4 年）幕府學問所劃上句點之後，湯島聖堂原作為大學南校臨時校區，1872 年正式移交文部省，並在此設立師範學校。很快地，各校都另覓得新校地而搬離，緊接著湯島聖堂又再度活絡起來，這回是充作展覽場地，對外開放。

1873 年維也納舉辦萬國博覽會，是為明治開國第 6 個年頭（明治 6 年），新政府首度提出參加萬博的意願。之前，1867 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，雖是日本第

一次參與萬博，但當時是江戶幕府時代，出品項目大都是美術工藝品和天然物產類，率領團員前往巴黎的是末代將軍（德川慶喜）的弟弟，以及精通外語的栗本鋤雲（1822-1897）。栗本鋤雲亦曾是昌平黌學問所的主宰者，「博覽會」之漢字新造詞，正是他翻譯的。<sup>14</sup>

出品維也納萬國博覽會，明治政府仍以提出傳統美術工藝和浮世繪、天然物標本等為主，以及 1 件巨大的名古屋城金鯨（圖 12，日本古城頂樓屋脊的守護神獸）。並於出發一年前（1872 年）徵集所有出展品目，假湯島聖堂大成殿舉行預展，自是年 3 月 10 日起展出 50 天，共有 15 萬人進場。之後未運往維也納會場的物件，則持續在聖堂展出，湯島聖堂也可以說是日本博物館史之濫觴（圖 13）。

1896 年淺井忠畫湯島聖堂大成殿，距維也納博覽會日本國內預展又過了 16 年，離第二代聖堂落成已是將近百年的建築物（1800-1896）。畫面上有白鳥飛翔，屋頂有神獸鎮守，全畫呈褐色調，此也代表淺井忠 1900 年前往法國深造前的主要畫風。淺井忠於甲午戰爭赴前線繪製的《旅順戰後之搜索》（圖 14），係《湯島聖堂大成殿》前一年所繪，就光線與色調的處理兩作頗為一致。

從軍畫家總是應時局之需而畫，至此為止淺井忠的自主性創作，向以農村風景為主題，是以他畫湯島聖堂實有異於他慣常取材的偏向，若以聖堂為單純對象物作畫，顯然地，淺井忠是受邀並被指定特殊題材而製作的。

## 肆、重建第三代湯島聖堂

### 一、伊東忠太忠實復原

1923 年一場毀滅性的關東大地震，奇跡般片瓦無傷的倒有辰野金吾（1854-1916）設計的日本銀行（1896 年建）和東京驛（1914 年建，圖 15），可是市街地大半已化作焦土，湯島聖堂也燒毀了。災後不到一個月成立的「帝都復興院」，起用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（1857-1929，圖 16）為總裁，進行大規模重建計劃，等於是針對東京再做一次大改造，至 1930 年復興事業大致完成。

帝都復興計劃事業的後續工作，輪到湯島聖堂重建，1934 年委託建築師東京大學教授伊東忠太（1867-1954）設計督造。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同年甫竣工

<sup>14</sup> 見〈萬國博覽會出品を契機に誕生した日本の博物館〉，收入《一個人》月刊，2011 年 4 月號，頁 34。

的東京築地本願寺（圖 17），建築外觀採印度式樣，內部設計完全中國風，可見他是一位擅於融合亞洲主流文化圖騰的建築師，因此湯島聖堂重建由伊東忠太擔綱，的確符合他的建築思惟。伊東忠太重建湯島聖堂，其實是依舊貌復原，只不過是把木造建材改成鋼筋水泥。甚至瓦脊斜度、屋頂鎮獸、正門六柱及格窗櫺等，皆和本來的木造大成殿一模一樣（圖 18）。

伊東忠太於帝都復興事業完成翌年（1931），接受東京市委託設計「東京都復興紀念館」（圖 19），它是一棟看起來像日本傳統建築，但實際上卻是水泥建材貼磁磚，所以就建築正面而言，不少細部線板或瓦緣收頭，概仿木造結構。建蓋地點選在關東大地震犧牲人數最多的原陸軍被服廠，因被服廠早已遷走，強震當天大批市民湧入這一片空地來避難。然而熊熊大火延燒，避難民眾隨身攜帶的棉被細軟家當，也紛紛被四處飄至的火星波及，造成大批民眾進退不得的恐慌與混亂，人人捲入熱旋風，當場燒死上萬民眾（圖 20）。被服廠今部分已開發為橫綱公園，復興紀念館即座落於此。

完成湯島聖堂重建的 1935 年，日本策動的「滿州國」成立已經 3 年，並請回清朝廢帝溥儀來當滿州國皇帝。溥儀的弟弟溥傑，於前一年（1934 年）10 月，受邀主持湯島聖堂重建的破土儀式（圖 21）。1935 年 4 月溥儀初訪日本時（圖 22），也兼程來訪新落成的第三代湯島聖堂。

## 二、聖橋——鐵道魅力的景點

從御茶之水車站通往湯島聖堂的聖橋，也是帝都復興事業改建的水泥拱橋，1928 年竣工。橋下神田川岸邊土堤是 JR 中央線御茶之水車站的軌道，拱橋低處又有一條鐵道橋，是地下鐵丸之內線跨過神田川橋，因兩端都在地底，當列車穿出又鑽入地洞之際，剎那間地下鐵重見天日。所以也常見地面列車與地下鐵在此交會的絕景，有橋、有河、有鐵路，已成為鐵道迷眼中的魅力景點（圖 23）。

湯島聖堂與御茶之水車站隔著不寬的神田川，車站之一端晝夜人潮洶湧，車水馬龍；可是湯島聖堂位於梯形屏牆內，寂寥清幽，簡直判若兩個世界。聖堂院內門可羅雀，少有遊客前來。

在日本自有傳統的文教神道信仰，就是祭祀平安時代文人菅原道真（845-903）的天滿天神，而不是孔夫子。普及全日本各地的天滿宮，近代以還一直是保佑學子考試順利的天滿天神信仰。

## 伍、結語

目前維持湯島聖堂營運單位的是公益財團法人「斯文會」，1690年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指示建立湯島聖堂，中經1800年依明朝形式改建的第二代湯島聖堂大成殿，即是淺井忠筆下的木造建築，卻於1923年關東大地震燒毀，直到1935年由建築家伊東忠太忠實復原，不過已從木造改為鋼筋水泥建體。

從1690年初建的第一代湯島聖堂，表示幕府重視儒學，也一時成為幕府直轄的「學問所」。由於儒學盛行，上至幕府的官學；下至諸藩設立的地方學堂或個人私塾，江戶時代讀書人概有解讀中國文獻的能力，並通曉中國詩文。由於朝野對漢文典籍的殷求，縱使在鎖國政策下，中國書籍也與貿易貨物一樣，皆由長崎進口。在這些龐大的舶載書籍中，必也少不了明清畫論和畫譜，從而帶動江戶文人畫興起（圖24）。<sup>15</sup>

第一代湯島聖堂建於1690年，歷經300年建體變遷和時代遞嬗，至1990年「斯文會」主辦「湯島聖堂三百年祭」，特別邀請當年駐日代表蔣孝武主祭，以及孔子77代後裔孔德成前來參加祭典。日本名作家井上靖（1907-1991）的暢銷書《孔子》，甫於前一年獲「野間文學賞」，遂也應邀前來演講。蔣氏與井上靖也都在300年祭翌年辭世。是以1990年的活動，應該是湯島聖堂最後一次祭孔儀式。<sup>16</sup>

## 參考書目

### 中文論著

王詩琅，《臺灣文學重建的問題》（張良澤編，「王詩琅全集」，九卷），高雄，德馨室出版，1979年。

李欽賢，《黃土水傳》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，1996年。

李欽賢，《中國美術東漸散論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年，初版。

林皎碧，〈淺井忠與湯島聖堂大成殿〉，收入《現代美術》182期，2016年9月，頁51-54。

湯皇珍，「家庭美術館·前輩美術家叢書」：《陽光·印象·楊三郎》，雄獅圖書，1994年。

施百鍊，《士林的人與事》，私家出版，2006年。

<sup>15</sup> 李欽賢，〈江戶文人畫與明清繪畫的關係〉，收入《中國美術東漸散論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年。

<sup>16</sup> 參〈湯島聖堂の知られざる日中交流〉，收入《東京人》月刊，2011年2月號，頁73。

莊永明，《臺北老街》，時報出版，1992年，2版2刷。

《東亞油畫的誕生與開展》，臺北市立美術館，2000年。

## 外文論著

《一個人》月刊，「大人の博物館探訪」保存版特集，2011年4月。

《サライ》月刊，「城と武將と城下町」大特集，2012年9月。

山岡淳一郎著，《後藤新平——日本の羅針盤となった男》，草思社，2007年。

《ゴッホが愛した浮世繪》，NHK取材班著，日本放送出版協會，1988年，第1刷。

《井上靖展》，毎日新聞社，1992年。

辻惟雄，《日本美術の歴史》，東京大學出版會，2006年，第4刷。

田忠英道，《日本美術全史》，講談社學術文庫，2012年，第1刷。

吉田千鶴子，《「日本美術」の發現》，吉川弘文館，2011年，第1刷。

竹中信子，《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 1 明治篇》，田畑書店，1995年，第1刷。

匠秀夫，《明治大正の美術》，有斐閣選書，1981年，第1刷。

佐伯有清，《最後の遣唐史》，講談社現代新書，1978年，第1刷。

《別冊太陽》，「海外へ流出した秘宝」，平凡社，1977年。

《別冊太陽》，「徳川十五代」，平凡社，1974年。

《東京人》月刊，「チヤイナタウン神田と神保町」特集，2011年11月。

《東京人》月刊，「驛を旅する」特集，2003年7月。

《東京人》月刊，「異形の建築家伊東忠太」特集，2012年12月。

《現代日本美術全集 16 淺井忠・黒田清輝》，集英社，1974年，初版。

飯島房編，《日本の美術 8 文人畫》，至文堂，1966年。

越澤明，《後藤新平——大震災と帝都復興》，ちくま新書，2011年，第1刷。

富増章成，《日本史の授業》，三笠書房，2014年，第1刷。

《臺灣大年表》，臺灣經世新報社，1938年，第4版。

《歴史人》月刊，「滿州帝國の眞實」保存版特集，2012年4月。

《歴史人》月刊，「吉田松陰と幕末の志士列傳」保存版特集，2015年2月。

《歴史街道》月刊，「吉田松陰とその妹」總力特集，2015年2月。

櫻井進，《江戸の無意識——都市空間の民俗學》，講談社現代新書，1991年，

第 1 刷。

其他（網路資料）

維基百科，「名所江戸百景」，「夏之部」，網址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5%90%8D%E6%89%80%E6%B1%9F%E6%88%B6%E7%99%BE%E6%99%AF>（2018 年 2 月 21 日瀏覽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